

四川汉墓画像中“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

王 煜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摘要: 四川汉墓中流行的六博画像可分为两类: 一类为宴乐六博, 所用博局与其他地区出土一致; 一类为仙人六博, 所用博局为四川汉墓特有。后者以二绳四钩象征当时观念中的宇宙模式, 仙人六博于其上, 象征着以阴阳六爻运行宇宙, 且与升仙思想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 汉代墓葬; 画像; 六博; 升仙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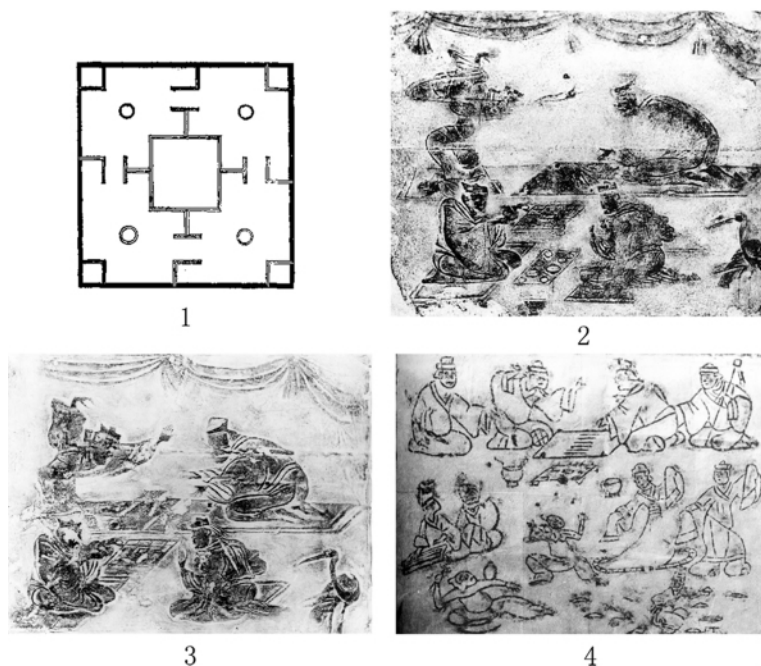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9.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2-0061-07

“六博”(又称“陆博”、“博戏”)是秦汉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 主要以投掷六根“博”(长条状, 一般为竹制, 截面为新月形, 又称“箸”、“箭”、“究”等)来决定步数, 在特定的博局(即棋局)上行棋争胜。也有直接投骰子(称为“茕”)的, 但只见于实物, 汉墓画像上大量出现的博戏都是投六箸, 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层意义的。关于六博, 已有学者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六博所用的博局, 也有学者指出其与古代的占验工具——“式”及时人的宇宙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2]。四川汉墓画像中十分流行六博的题材, 对博者有常人, 也有仙人。其博局分为两类, 一类与其他地区所出一致; 另一类则目前仅见于四川地区, 且都出现于仙人六博的场景中, 比前者更为流行。笔者将后者命名为“钩绳”博局, 认为其直接体现了时人观念中最基本的宇宙模式。当时的蜀人专为仙人设计了一种博局, 仙人六博于其上, 直接体现了以阴阳六爻运行宇宙的哲学和宗教含义, 表达了与天地同化、与造化同游的神仙和升仙思想。

一、四川汉墓画像中所见的两类博局与六博

1. 常规博局与宴乐六博

战国秦汉时期的博局目前所见已经不少, 其中包括实物材料、模型材料和画像材料^[3]。战国时期的博局还有一些细小的差异^[4], 秦汉以来,



图一 常规博局与宴乐六博

1. 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出土博局平面图式
2. 成都市郊出土六博画像砖拓片
3. 《巴蜀汉代画像集》收录六博画像砖拓片
4. 四川大邑出土魏晋六博画像砖拓片

其形式则十分统一。博局皆方形，正中为一小方框，其四边正中外接四个“T”型棋道，博局四边正中内接四个“L”型棋道，四角扣四个“V”型棋道，内外两方框的四角之间有的还有四个“○”或以花纹代替（图一，1）。

目前笔者所见四川以外的博局材料皆如上述，而学者所论的博局也都是如此，但这样的博局在四川汉墓画像的博局材料中却只是少数。

成都市郊出土一六博画像砖，其上共有四人，前方两人跪坐于案前饮酒、行棋，后方两人正投箸，左一人刚挥臂投下博箸，博席（又称“枰”）上隐约可见散乱的博箸。席前有一博局，其形式正与其他地区所见博局一致^[5]（图一，2）。类似的材料还有《巴蜀汉代画像集》中收录的一方画像砖^[6]，其画像内容与前者大体一致，只是省去了行棋二人中的案，酒杯直接放于地下（图一，3）。虽然此砖博局上的棋道已比较模糊，但中间的小方框和周围的“L”、“V”型棋道还是清楚的，当与前砖一致。另外，大邑县出土的一方魏晋时期的画像砖上也有此类博局形象，其后有二人对博，二人观看，前方为乐舞杂技图像，博局旁又有投壶一个，还能见到投入其中的箭^[7]（图一，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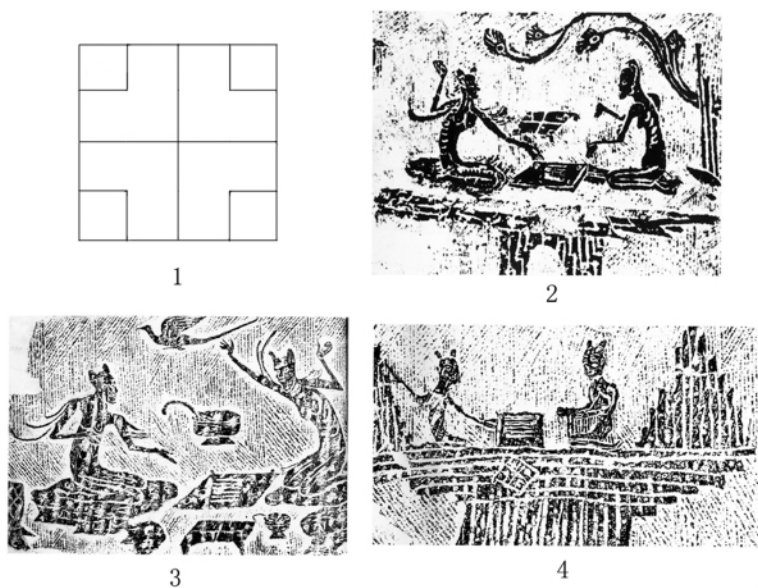
我们注意到这些画像上对博的人物都为常人形态，穿戴常人衣冠，且分组引曹，饮酒行乐，歌舞相伴。《史记·滑稽列传》中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为引曹”^[8]。上述图像当是这种宴乐游戏的表现，不过出于墓葬中，更可能表现的是死者在阴间的享乐。

2. “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

四川汉墓画像中所见博局更多的是另一种特殊的形象，两条穿过中心的直线将棋盘划为“田”字形，四角内再扣四个“V”型棋道，比起上述博局多了中间的十字棋道，而缺少小方框。“L”型和“T”型棋道（图二，1）。有的在这种基本构成下还有一些细部的变化，但整体设计十分一致，此种博局形象尚不见于四川以外地区。

新津宝子山崖墓1号石棺一侧之左部为一幅仙人六博画像，其上二人跪坐于一“上广下狭”的山顶上对博^[9]。二人为裸体，身形清癯，头顶有长耳，肩后生羽，其旁又有凤鸟和凤尾状的芝草（图二，2）。罗二虎先生认为二人坐于云气之上^[10]，其实当为仙山，古人观念中的仙山多为“上广下狭”。《十洲记》云“（昆仑山）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11]。《拾遗记》亦云“海中三山，一名方壶方丈，二曰蓬壶蓬莱，三曰瀛洲。形如壶，上广下狭”^[12]。汉画像上常以此种形象表现仙山。二人肩后有羽翼，头顶有长耳，皆是时人观念中仙人的基本形象。《楚辞·远游》中说“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13]。《论衡·无形篇》中也说“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14]。汉乐府《长歌行》中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15]。可见，此画像表现的是仙人六博于仙山之上，而其所用之博局，正是四川汉墓画像中所特有的这一类。

类似的画像还见于新津崖墓所出另一石棺^[16]（图二，3），彭山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



图二 “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

1. “钩绳”博局平面示意图 2. 四川新津宝子山崖墓1号石棺仙人六博画像拓片 3. 四川新津崖墓石函仙人六博画像拓片 4. 四川彭山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仙人六博画像拓片

右侧^[17] (图二, 4)。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右侧右上部有一幅羽人六博画像, 自题为“先(仙)人博”^[18], 意义十分明确。其所用博局也属于此类, 只不过略有一些变化, 即在四角的四个“V”型棋道中再对置四个“V”型棋道, 但其“田”字形棋盘及四角设勾形棋道的基本格局则是一致的。德阳市出土一方画像砖上亦有一幅仙人六博画像, 其所用博局亦属此类, 只不过在四角的四个“V”型棋道中又多出一两条短线^[19], 基本设计与上述画像是完全一致的。此种博局尚不见有人论述, 笔者拟将其命名为“钩绳”博局(原因后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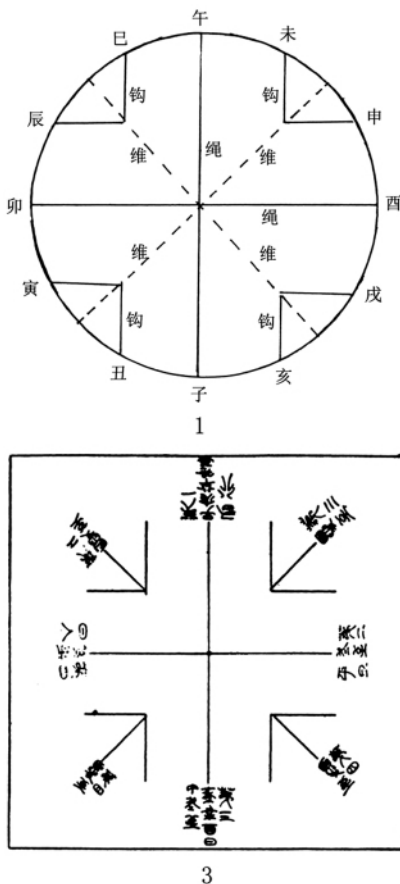
四川汉墓中六博画像还有许多, 博局的细部已

经不能分辨, 能清楚分辨的目前所见还不多, 但根据以上材料还是能得到一些认识。“钩绳”博局是与仙人六博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墓主宴乐的六博画像中往往使用常规博局。(新津城南砖室墓所出一画像石棺上, 有二仙人对博于玄武背上^[20], 其所用的博局似乎介于二者之间, 既有中间的小方框, 却无“T”、“L”型棋道, 又有十字棋道, 是否可作为二者的过渡?) 其他地区的汉墓画像中也多有宴乐六博和仙人六博的题材, 但所用的都是常规博局, 这一点与四川很不同。

也就是说, 汉代的蜀人专为仙人设计了一种博局, 此种博局必有其直接、强烈的象征意义, 那么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二、“钩绳”博局与宇宙框架

李零先生认为, 博局的设计是对占验时日、



图三 汉代“钩绳”图式

1. 《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宇宙模式图式
2.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图》
3. 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漆木式地盘背面图式
4. 四川郫县出土画像砖拓片
5. 四川芦山县出土画像砖拓片

气运的工具——“式”的模仿, 而“式”正是对时人观念中宇宙模式的模仿和推演^[21]。此论深有见地。不过, 博局也未必是对“式”的直接模仿,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它的设计和“式”有着共同的背景, 即时人观念中的宇宙模式。毕竟生活中的博局是用来行棋的, 有实际的运用, 要受行棋规则的制约, 以此来探讨其寓意尚觉有些隔阂。四川汉墓仙人六博画像中出现的博局却与此不同, 其并非生活中的实用棋局(或确能实用, 只是至今没有发现), 而是专门设计给仙人用的, 它完全可以不受约束地、直接地表达博局蕴含的意义, 无疑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淮南子·天文训》中对于宇宙模式的基本框架有一段记述:

子午、卯酉为二绳,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 东北为报德之维也, 东南为常羊之维, 西南为背羊之维, 西北为蹶通之维^[22]。

案“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曰二绳”^[23]，则“子午”、“卯酉”二绳代表最基本的一对经纬线。在此二绳之间，等分安排十二辰中其他八辰，丑与寅、辰与巳、未与申、戌与亥相钩，是为“四钩”。二绳的四头即是“四正”，四钩所在即是“四隅”，四隅之线即是“四维”，合而言之即是“八紘”，也称“八维”，高诱注“八紘，天之八维也”^[24]。

由此二绳、四钩、四正、四隅、四维、八紘、十二辰即构成了宇宙模式的基本框架（图三，1）。此种框架的图式明确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禹藏图》^[25]（图三，2）周围的十二个小图与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安徽阜阳双古堆 M1）所出一件漆木式^[26]的地盘背面（图三，3），这种图式更流行于四川汉墓的画像砖上（如图三，4、5）。上述四川汉墓画像中特有的博局形式即与这些图式完全一致，也当是宇宙基本框架的表现。由于构成此种框架的最基本元件为“钩”和“绳”，笔者依此称之为“钩绳”博局。

“钩”即规、矩，与“绳”同为营造、设计的基本工具。《庄子·马蹄》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中绳”^[27]。《汉书·杨雄传》“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欂枪以为綦”。颜注引应劭曰“钩，规也”^[28]。绳是用来作直线或测量垂直的工具，规为画圆或弧的工具，矩为画方或直角的工具。实际上只要用一直角的“钩”，方或圆都能画成，所以钩即包括了规、矩。“钩”又可作“矩”、“巨”。潘岳《西征赋》云“驰青骢于纲矩”，李善注“矩，钩也”^[29]。霍巍先生在研究汉晋时期神兽镜上的龙虎“衔巨”纹时指出，这种“巨（矩）”在平面上是规范天地四极和四隅的象征，在立面上即是天之四柱，支撑起四维及天盖^[30]。

钩（矩、规、矩）、绳不仅是建构宇宙模式的基本元件，而且是管理和运行宇宙的基本工具。《淮南子·天文训》中说：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31]。

在钩（规、矩）、绳以外又加以权、衡以治四时五方。而《天文训》中讲宇宙中基本要素四时、五星、六府、八风、二十八宿的运行时，都是以二绳、四钩、八紘、十二辰这个基本图示为框架的。

可见，四川汉墓仙人六博画像中特有的“钩绳”博局即是时人观念中宇宙模式及宇宙运行的基本框架的最直接表现，仙人行棋于其上便象征着在运行整个宇宙。汉武帝所作的《芝房歌》中有“上帝博临”^[32]一语，《史记·殷本纪》云“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33]，《韩非子·外储说》亦云“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三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34]。或许这些对博的仙人并非等闲，而与天帝（天神）有密切关系^[35]，才有运行宇宙的能力。

那么仙人（天帝、天神）六博中又是以何种方式来运行宇宙的呢？

三、六博与阴阳六爻

六博中博局是一方面，但如何在博局上行棋，则决定于投出的点数。班固《弈旨》中便说“夫博悬于投，不必在行。”^[36]投点数有投箸或投茛（即骰子）两类，投茛当然方便得多，在出土的实例中西汉前期已经流行^[37]，但汉墓画像中的六博全为投箸，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层的含义的。

“箸”即“博”（本作“簿”），又有“箭”、“究”等名。傅举有及李零先生都认为又可称为“筭（算）”^[38]。实际上“筭”是计算胜负的筹码，与博箸不是一回事。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西汉墓中出土遣册中记为“博、筭、□（上“央”下“糸”）、梘、博席一具、博囊一”^[39]，出土物中有竹制博箸一套六枚；长沙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遣册记为“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食其（棋）廿、象筭三十……”^[40]，而出土物中正有长箸十二枚（即“博一具”，博箸本一套六枚，双方自用博箸则为十二枚），短箸三十枚（即“象筭三十”），可见“博”和“筭”并非一事。

李零先生将“博”等同于“筭（算）”，便认为博箸即是算筹，是计算用的筹码^[41]，这显

然不对。实际上博箸与骰子一样是用来投的,文献中一般称其为“投”或“掷”、“击”^[42]。汉墓六博画像中对博之人往往表现为举手投箸的姿态,前述成都市郊出土六博画像砖上,还隐约可见博席上刚刚投下的散乱博箸(图一,2)。新津崖墓一画像石棺上,有二人手握博箸,举手欲投^[43],是博箸为投掷所用的明证(图四)。



图四 新津崖墓石棺“投箸”画像拓片

博箸标准的应为六枚。《说文·竹部》:“箒,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44]《楚辞·招魂》云“蓖蔽象棋,有六博些”,王逸注“投六箸”^[45]。曹植《仙人篇》曰“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46]。虽然文献中也提到有用二箸和八箸的^[47],但皆为孤证,或为误传,从汉代的画像材料上看,所用皆为六箸无疑。那么,投掷六枚博箸如何决定行棋的步数呢?

从出土实物来看,博箸是由一细长的半边竹管,中间填以金属粉、铜丝或其他物质加固而成,其断面呈新月形^[48]。这样的构造使它具有正、背两个面,投掷下去便会出现正面朝上或背面朝上两种结果。笔者推测,时人或许以某一面朝上为计数,有几枚此面朝上,则投得的数字便是几,棋也就依此而行,这与骰子的原理是一样的。此说虽然纯是推测,未必可靠,但由博箸具有正背两面的特性来看,投箸当是以这种正背关系来决定行棋步数,这一点应当可以肯定。那么,既然骰子早已出现,为何汉墓画像中所见的六博不用更为方便的骰子,而都要用六枚博箸呢?

笔者认为,投箸中实际上蕴含了《周易》阴阳六爻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汉人尊崇《周易》象

数的观念是其流行的背景。汉代人尊崇《周易》,推之为“群经之首”,对象数、讖纬的迷信尤为风行。《周易》的象数集中于易卦,它以阴阳二爻(“—”、“--”)为基本单位,六爻成一卦,由阴阳二爻的变化共可生成六十四卦。六博中博箸的正反两面正可代表阴阳二爻,一枚博箸便是一爻,六枚正是一卦,六枚博箸的投掷共可出现六十四种情况。笔者认为这些绝不是耦合,六博的投箸正是对《周易》阴阳六爻的模拟。

博法中就多有对易卦思想的模拟。《楚辞·招魂》谈及六博时云“蓖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言己棋已枭,当成牟胜,射张食棋,下兆于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49]。“成枭”即棋子成为“枭棋”,成为“枭棋”后便可吃别人的棋子,是取胜的关键,如《史记·魏世家》所说“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50]。对于《招魂》此段描述及王逸的注解,傅举有先生解释到“棋成枭后,就到了获胜的关键时刻,如果投箸能成‘五白’的话,就可以获得最后胜利,故‘呼五白以助投’”^[51]。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投出“五白”,棋便可以成为枭棋,取得制胜的关键。不论怎样,投出“五白”在六博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五白”究竟是什么,受人如此青睐。按照上述投箸的推测,笔者认为,“五白”即是五个“白”面朝上。为何时人不以“六白”或其他为贵,而以五白朝上为贵呢?这实际上是《周易·乾卦》思想的反映。

乾卦为《周易》首卦,当然至为重要,其六爻皆阳,从初爻到上爻反映的是阳气逐渐上升的过程。“阳”数字上用“九”表示,卦辞中以“龙”喻阳气,“龙”从初爻到上爻逐渐飞升,比喻阳气逐渐上升。当上升到第五爻时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52],是最吉利、最尊贵的一爻,所以有“九五至尊”的说法。但当阳气上升到第六爻(上爻)时为“上九,亢龙有悔”^[53],反而不好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周易》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六阳”反而不如“五阳”,“五阳”最为尊贵、吉利,六博重“五白”当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反映。

东汉边韶《塞赋》云:

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

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54]。

《庄子·骈拇篇》释文“塞，博之类也”^[55]。根据学者的研究，六博的行棋方法正是循环往复^[56]，即“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可见六博确实受到《周易》及乾坤思想的影响。

四、结论：六博及仙人六博的整体寓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秦汉时期流行的六博，尤其是汉墓画像中所见的六博（只投六箸而不投茛），深深体现了时人观念中的宇宙模式和宇宙运行法则。

时人认为宇宙的运动根本上是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和运动的结果。《淮南子·天文训》中云“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57]六博中正以具有正反两面的博箸代表阴阳，以六枚博箸为《周易》的阴阳六爻，十二枚棋子象征十二辰（十二时），博局则象征着宇宙的基本框架。六枚博箸的变化和组合推动十二棋子在博局上运行，正象征着阴阳六爻推动着十二辰在宇宙之中运转。乾卦《象》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58]。六博正是“乘六龙以御天”的象征。《薛孝通谱》云：

乌曹作博，其所由来尚矣。双箭以象日月之照临，十二棋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几微^[59]。

“双箭”即博箸的正反两面所代表的阴阳二爻，故以之配日月，六博所蕴含的整体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四川汉墓中的仙人六博画像则是这种意义最直接、最强烈的表达。其博者为仙人（天神、天帝），处所为神山仙境，所用的“钩绳”博局是时人观念中宇宙基本框架的最直接的表现。

仙人六博，即是仙人（天神、天帝）正在神山仙境中以阴阳六爻推演着宇宙的运动。领悟和驾驭这种宇宙运动，则能“以天为盖，以地为

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从而“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60]，成为逍遥无待的神仙。所以，笔者认为此类画像出现于墓葬中的最终意义还是汉代墓葬文化中流行的神仙和升仙思想。

四川汉墓画像中仙人六博除出现于神山、神兽之上外，又出现于以西王母为代表的仙境中^[61]。《汉书·五行志》载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62]。西王母是汉代神仙、升仙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仙人六博何以出现于西王母仙境中？博具有何法力，能祠祀西王母？原因就在这里。

注释：

[1]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2] 李零 《式与中国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第165—174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3]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4] 李零 《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收入《入山与出塞》第184—18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高文、王锦生 《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第74页，图七二，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

[6]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 《巴蜀汉代画像集》图74，文物出版社1998年。

[7] 高文、王锦生 《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第217页，图二一四。

[8]（汉）司马迁撰 《史记》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10册3199页。

[9] 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第38、39页，巴蜀书社2002年。

[10] 同上，第38页。

[11]（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卷一引第12页，中华书局2007年。

[12]（唐）徐坚等撰 《初学记》卷五引上册第92页，中华书局，1962年。

[13] 黄灵庚疏证 《楚辞章句疏证》卷六第3册第1786页，中华书局2007年。

[14]（汉）王充著 《论衡》，《诸子集成》第7册第15页，上海书店1986年第15页。

[15]（宋）郭茂倩编 《乐府诗集》卷三〇，第2册第442页，中华书局1979年。

[16]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第171页，图二〇七，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

术出版社 2000 年。

[17] 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第 50—52 页。

[18] 同上,第 71、72 页。

[19] 高文、王锦生 《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第 394 页,图五三六。

[20] 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第 35—38 页,图二九。

[21] 李零 《式与中国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第 89—176 页。

[22] [23] 何宁 《淮南子集释》卷三,上册第 207 页,中华书局 1998 年。

同上。

[24] 淮南子集释》卷一,上册第 23 页。

[2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 134 页,附图二,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26]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8 期。

[27] [清] 王先谦 《庄子集解》卷三,《诸子集成》第 3 册第 57 页。

[28] [汉] 班固撰,(唐) 颜师古注 《汉书》卷八七上,第 11 册第 3516、3517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29] [梁] 萧统编,(唐) 李善注 《文选》卷一〇上册,第 160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

[30] 霍巍 《试析汉晋神兽镜上的龙虎神兽与“衔巨”图纹》,《考古》2003 年第 5 期。

[31] 何宁 《淮南子集释》卷三,上册第 183—188 页。

[32] 《汉书》卷六,第 1 册第 193 页。

[33] 《史记》卷三,第 1 册第 104 页。

[34] [战国] 韩非著,(清) 王先慎集解 《韩非子集解》卷十一,《诸子集成》第 5 册第 206 页。

[35] 四川大学历史系李晓宇先生与笔者交谈中提出此点,谨此说明。

[36] [宋] 李昉 《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引第 4 册,第 3345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37] 如长沙马王堆 3 号墓,江陵凤凰山 10 号墓。见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

[38] a.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30 页; b. 李零 《式与中国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第 167 页。

[39] 金立 《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9 年第 6 期。

[40] 熊传薪 《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文物》1979 年第 4 期。

[41] 李零 《式与中国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第 167 页 《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入山与出塞》第 177 页。

[42]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32 页。

[43]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 《巴蜀汉代画像集》图 77。

[44] [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第 19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45] 黄灵庚疏证 《楚辞章句疏证》卷一〇,第 4 册第 2078 页。

[46] [唐] 欧阳询撰 《艺文类聚》卷四二引第 2 册,第 75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年。

[47] a. [汉] 刘歆撰,(晋) 葛洪集,王根林校点 《西京杂记》卷四,《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 10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b. 《汉书》卷九九下颜注引服虔,第 12 册第 4170 页。

[48]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29 页。

[49] 黄灵庚疏证 《楚辞章句疏证》卷一〇,第 4 册第 2078—2083 页。

[50] 史记》卷四四,第 6 册第 1854 页。

[51] 傅举有 《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33 页。

[52] [53] [魏] 王弼等注,(唐) 孔颖达等正义 《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1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54] 《艺文类聚》卷七四引,第 3 册第 1280 页。

[55] 《庄子集解》卷三,《诸子集成》第 3 册第 55 页。

[56] a. 曾蓝莹 《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文物》1999 年第 8 期; b. 李解民 《〈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补订》,《文物》2000 年第 8 期; c. 李零 《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入山与出塞》第 180—183 页。

[57] 何宁 《淮南子集释》卷三,上册第 282 页。

[58] 《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14 页。

[59] 《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第 4 册第 3346 页。

[60] 何宁 《淮南子集释》卷一,第 16—18 页。

[61] 如郫县新胜 2、3 号砖室墓 2 号石棺左侧画像(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第 24 页,图一四)、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 3 号石棺右侧画像(同前,第 93 页,图八八)。

[62]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 5 册第 1476 页。